

艺术不讲大道理

◆林明杰

拓展。但有一点非但不变,而且不断强化:那就是对人类情怀的真诚表达。更具体地说,是每个艺术家对自己心灵世界的真诚表达。

艺术爱人。艺术不像权力那样压迫人,欺侮人,吓唬人;也不像道德那样禁锢人,规范人;不像宗教那样催眠人。它像是人做梦时潜意识的肆意放纵,像是春风掠过柳叶的悸动,像是阳光那样没有分别地照着穷人,也照着富人,照着好人也照着坏人。

艺术为人而存在,因人而异。人在不同时代、体制、心态下就会诞生不同的艺术。新的环境会有新问题,会有新的反思,艺术就会带给人文明带来新的突破,推动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艺术不讲大道理,它可以用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微笑打动人,改变世界,也可以用杰克逊·波洛克乱麻一样的五彩线条来振聋发聩。它总会在每个时代努力发出一些过去人们想而不会或者不敢表达的心声。

艺术家的真正意义在于,这一小群人往往不受集体意识催眠。正因为有这群人,人类文明才不至于僵化而死。他们总是慢慢突破集体意识,有新的发现,新的表达,最终汇成人类新的生活方式。往往,开始时人们感到艺术家离经叛道的荒谬;渐渐地,人们竟然从这种“荒谬”中映照出集体意识的荒谬。

艺术从来不应该以“正统”自居。每一次,艺术家们的标新立异在战胜了唾沫和嘲笑之后,熬成了一

种主流风格和理念时,又会有新的艺术家出来突破他们的前辈。因为他们前辈的成功已经使得其艺术理念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新的艺术潮流必然找出“权威艺术”的荒谬点进行突破。这就是艺术的自我革命性。但是,艺术家毕竟不是农民起义军,他们的革命大多出于对自己情感世界的真诚。对自己的人性的深切真诚认知和表达,是艺术家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人类艺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至今,实质上是为人类争取表达自己的权利。有才华的艺术家有表达自己的权利,所谓“平庸”“保守”的同样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实际上没有必要对所谓“当代艺术”进行过度的学术界定,而应该建立一种机制,养

成一种习惯,让艺术回归人性,回归个人,让每个人拥有艺术表达的平等权利,即使在权威和权力面前,在天价和学术面前。

一个真诚于自己内心的艺术家,已经自然拥有其当代性。至于技法、风格和理念之类,出自个人内心真诚思考、感受和表达的艺术怎么可能寄居在别人的外壳里呢?不忠诚于自己的艺术家,即使使用了最先锋的手段和形式在创作,也谈不上当代性,因为他不过是一个追逐名牌的土豪。这就像真正的思想家的演讲必然是自己生动的表达,而拾人牙慧者常常显得学富五车、旁征博引,但没有一句话是他自己的。艺术家的创作是个人事情,不是集体的事情,虽然成功的艺术发出的呼声有可能激发起时代的共鸣和蝴蝶效应。

人们对时代环境有许多的批评,但我认为,伟大的艺术大多产生于一个并不太理想的伟大时代。因为艺术本来是人类遗憾的弥补。太理想了,还要艺术干嘛?

异梦录

如今,很多从事艺术实践、艺术研究和艺术批评的人,处于一种张望状态。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们所做的往往出于两种考虑:一、具有世界艺术话语权地位的发达国家这么做了,名气大的艺术家这么做了,作品卖得贵的艺术家这么做了,所以我们得跟上;二、老祖宗要求我们这么做,权威们要求我们这么做,学术的标准和体系要求我们这么做,美术体制内晋阶发展的规则要求我们这么做,所以我们得这么做。他们还兼顾这两种考虑,以成就其内得体制之利,外沾洋人之光,上有专家称赞,下有群众拍手这种“四喜丸子”的最高“艺术境界”。

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艺术是为何而存在并在人类文明中具有如此高尚地位的?艺术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它的目的和内涵都在随着人类的进步发展而不断改变和

大打本土牌的新加坡艺博会



■ 两张图片均为新加坡艺术博览会场景

图 TP

艺言堂

新加坡艺术博览会(Art Stage Singapore)于1月16日至19日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举办,今年是第3届了。博览会打着“我们就是亚洲(We are Asia)”的标语,汇集东南亚、中国、印度、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区的130多家画廊,呈现600余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近五分之一的参展画廊来自中国或在中国设有分展厅。

发源于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Art Basel Hong Kong)近年因入驻香港而引发国人关注。巴塞尔机制成熟,划分会场的立意明确,对参展机构的审核也非常严格。他们在展示最具资历的本土画廊的同时,引进来自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画廊,把世界艺术带进香港。有别于巴塞尔,Art Stage把重心放在推广和鼓励本土机构、本土艺术上,一派引领亚洲当代艺术的气势,试图让人们站在新加坡看遍整个亚洲——东南亚的艺术融合多种语汇、日本的艺术乖张内敛、印度艺术带着浓厚的寓言情节……像这样将“亚洲”艺术罗列到别具风格的一枝一叶,还是首次登上国际的舞台。

谈到当代艺术博览会,罗伦佐·鲁道夫(Lorenzo Rudolf)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罗伦佐是国际上艺术博览会的领军人物,他把巴塞尔(Art Basel)从艺术交易博览会提升为一场文化交流的盛事,并于2002年将巴塞尔艺博会引进美国迈阿密;此后事业拓展至亚洲,于2007年创下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SH Contemporary),为中国艺术市场在家门前圈出一个落脚点。2011年,搁下香港上海,他在“亚洲的瑞士”——新加坡另辟蹊径,创立Art Stage,借着新加坡贸易自由、文化多元的先天条件,试图呈现一个能够掌握亚洲当代艺术市场话语权的博览会。

中国人从西方接过当代艺术的启示之后,也接过了艺术市场、市场战略的运转模式。然而,对于文化产业而言,本土辨识度终将会是高于一切的。外面看进来,文化的属性特征赋予它标识,标记着入口处,迎接他人进来体验;里面探出去,文化的来龙去脉链接着一个族群的意识形态,展示这些文化的同时,人们肯定着自己。文化产业给我们带来的最大乐趣莫过于此。新加坡艺博会的立场因而令人羡慕,也不由得让我们心生敬佩。

当代艺术是文化产业当中最鲜活也最执意孤行的门类,像暗礁边猛地跃出水面的一条浅水鱼,不管鱼群的去向,不

顾鱼群的纷争。“中国当代艺术”的强势崛起归功于市场的诱惑。难说这是好是坏,宏观全局却多少有些讽刺。当代艺术本是以市场为支点而传播成为一种艺术的方式,在纽约如此,其辐射面覆盖到的其他城市亦是如此。文化的属性特征经过筛选略加修饰,给他人看来就是卖点。筛选的过程由谁来掌局,要看是谁成群结队带着投资经费前来。历经十余年间的起落冲刷,中国人在这场游戏中总算开始思忖,这么好玩的游戏,到底应当由谁人掌局。我们的文化,到底应当由谁来记载。

艺术博览会是了解当代艺术氛围的最有效入口,走一遍艺博会让人饱览那个城市的当代艺术集锦,也能从中获取那个城市对外来文化持有的态度。看客们带着全然不同的目的,看完同一片风景,读到了各不相同的信息。在中国,正因为当代艺术全盘由市场使然,比起打着学术旗号的美术馆,一级市场的展览往往显得更实诚。

远瞻新加坡Art Stage的同时,接下来这一年当中,中国境内的博览会同样值得期待——4月底的艺术北京、5月的香港巴塞尔、9月的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11月的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等等……等候人群中关注艺术的比率。

艺语中的

◆许以

昨天,一场传统的拜师仪式在上海举行。西泠印社社长、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童衍方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位徒弟的“叩首”,正式建立了师徒关系。在拜师仪式之前,童衍方先生还举行一场特别的鉴赏活动,拿出吴昌硕先生的书、画、篆刻、砚台以及所刻金石拓本,还有北魏、北齐石刻佛像等,让徒弟们领略吴昌硕先生的巨大成就,也领会了自己收藏的理念。

传统拜师仪式近来在艺术圈有复苏之势,人们评价不一。无论古今中外,无论美术还是其他领域,师徒相承,薪火相传,都是文化最主要的传承方式。虽然现代的教育模式,使得这种传承的方式有了巨大改变。但作为特殊性极强的传统艺术领域,传统的师承方式的效用似乎不是现代学院可以完全替代的。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传统的师徒传承中,通过模拟血缘连结的师“父”与徒“儿”关系,使传技者有可能尽心尽力,反复言传身教。像吴昌硕不仅学而不厌,且也诲人不倦,先后投其门下执弟子礼的有:诸乐三、荀慧生、沙孟海、潘天寿等,不仅有来自书画界,也有来自其他领域的,在吴昌硕的指导下,弟子们的技艺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齐白石将晚年收弟子视为人生一大快事,对李可染青睐有加。他曾画《五蟹图》送给李可染,上面题句:“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画可以横行也。”历史上,一批批各类艺术的传承者们,在一种巨大的文化感召下,恪守传统,甘心于贫困寂寞,不为荣辱贵贱所动,为本门技艺穷毕生之精力,使后人可敬可佩。

尽管师徒传承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而且在文化发展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师徒徒的内容也要与时俱进。面对着目前一些人“重利轻艺”、“托名自炫”,靠着拜师来为自己的脸上“贴金”,童衍方先生表示,师徒传承不仅是传承文化、传承技艺,更是传承人品德。徒弟跟随老师的学习过程,不仅是学技艺,更是学做人。

“守旧”是师徒传承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若无守旧,传统文化也不会继承下来,问题的关键是守什么旧。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底蕴,加上许多内容依赖于世代相传的经验,因而师傅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尊重,作为徒弟则必须以服从的代价去换取这种经验。但“守旧”不应盲目,而需要积极创新。在画史上,人们对既重师承,又重独创,能“借古开今的画家”是极为推崇的。潘天寿拜师吴昌硕之后,有机会观赏吴氏画作,耳濡目染,画艺大进。对潘天寿在艺术上的进步,吴昌硕也大为赞赏,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童衍方先生培养学生是在书画篆刻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强项,如徐之庵、袁慧敏、唐存才、仲威、冯磊等,都已经成为了书画篆刻、金石碑版等方面的专家。

师徒传承中,不仅要有能把学生领进门的师傅,更需要有领进门后的修行环境。对于徒弟们来说,“进了门、入了谱”,就能在这个“大家庭”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位置,而不会显得孤单寂寞,从而产生一种让人难以摆脱的归属感。有人曾这样描述“师徒传承”:师傅在下面,肩膀给了徒弟,徒弟踩上去;徒弟又变成老师,再把肩膀伸给自己的徒弟,又一个徒弟踩上去。就这样,徒弟踩着师傅伸给他的肩膀,艺术向上,生生不息。但这种师承关系不是拉帮结伙找靠山,否则就不是艺术群体了。

师徒传承不是「过去式」

◆方翔